四書約說

題說小引

題何得復有說耶惟約說所已祇而未及詳或略而未及載者偶爲拈出意謂全題使如一句一句括盡題旨而單節隻語更須做天做地設身逆志而爲言不問題之爲庸熟爲新俏爲板重生動各與之以堂堂正正虛虛實實化化變變而未有已似凡書俱應作如是觀正非爲凡題作隅象也生物以息相吹吾心靈竅何盡惟是新故遞引思遞而解不滯解不滯而日新將與始爲語花香皆收爲用而腐朽胥爲神

前耳故余一二囈語能為說不能為解特在遁引靈
妙要于薪盡時傳之非敢為不熄之燐火也
崇禎癸酉孟夏一日孫肇興思庵書

四書題說

大學之道節

發上句要即合下三句發下三句要緒帶上句各在字止指點出關係緊要見學問必不可已方是神脉若實指明明德等一語便非

知止節

知止直是知到得處若半上落下何謂知止故有字能字皆知止中本領學問正不在定靜等字實發而

后者層層點出是快活語非喫力語若依様還題讀末竟而已臥矣

慮而后能得

慮要發出紆迴懇摯處試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非千思萬想何能洞悉窾會何為至善故慮正得處其精神若慮返不慮何干

物有本末節

須發得本原該末終包了始其實際處先後自了近道盡了了矣若本末終始說不到渾合處明新止至

善神脉已失直是兩截非先後正自去道遠耳

致知在格物

物要拈着至善格非指定一物亦非馳騖徧物只是直窮到底所謂惟精惟一止擒定知止窾要方是在字又須致知在格物非以格物爲致知斯爲古人學脉

太甲曰節

天命如何可顧月諟更不曾現前正好看明明德眞光景然尹訓太甲修齊治平事正不乏單指明德恍

似前有授後有傳聖經明明德益非無據故太甲二
字正不得一點便了

盤之盤銘全

三王皆無所不用者逐節須明點出三王各爲極君
子自有極故着其字若至末節始露不但語似添入
反覺三王有未竟處是以虛發前三節呆發末節文
字無不令人悶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非以君子附鑄三王正以君子點註三王須說得渾

成透脫方有是故二字神脉若繫深一語便非

詩云瞻彼節

說武公却句句要合文王蓋學在文爲緝熈修則緝熈也恂慄在文爲敬威儀則穆穆也直到民不能忘正緝熈精神貫徹處須寫出徹底是學修方是止至善非至善遂可止也

君子賢其賢句

說前王非說君子要認兩其字若指君子作主便是不忘前王非前王不忘此題固藏主于客作者誤着

一語便累千言都無是處耳

大畏民志

須要寬說如認眞訟上所畏便小又須正說似民志大畏題神亦漏所謂明德惟威但顧得本字斯得之矣

德潤身二句

本章有意字無德字心字曰德者直是不自欺意便是德身何不潤又何不心廣體胖乎潤正與著反廣胖正與無所不至反形外反所以此題實折便非須

傳其點撥觀証之神是妙法亦透法也

孝者所以事三句

各所以要說向若實處方是成教于國若虛處論理

教如何成故須說得勝來精警眞光甚所以字現不

出字及下在字益現矣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三詩都是治國第於身家上說起拈詩詞透各而後

不別自透矣

要知是咏嘆不是借証若正說則文韻不犂實講則

文境添入須帶合上文虛翻本位是爲得之

民之所好好之

民好何止一端曰所好更就中委曲何啻紛錯而尺尺寸寸何以分毫不爽況見爲民好已有必不能好者乎故須化却民字所好乃出而好亦無不絜矣是以有父母之說也

是故君子先愼節

德即明德好惡所從出而矩所由絜者愼即愼獨及不可不愼所愼乎先直是挈要意有者人土財用原

平天下所有至此能不失之耳方是從得失拈來下
面說失處尤多須勿似一布衆有說話走却慎字精
神並失是故譜脈

生財有大道

大道要得節宣天地手段有大道要得絜矩慎德精
神更須說得是生財不是理財更不是聚財斯人事
具有造化大學與神通現矣

天命三句

須要剔發各之詞字本領作用印合通章語語得辨

與歸與精神乃是語脈若第非天命等挨字實發前

挨盡性道等與言逐意只覓關索耳

修道句

註禮樂刑政就有見盡戒懼慎獨正有致中致和作用故修道有修明修飭意若單在隱微上豈不走却位育全神工非中庸之所謂教耳記曰風雨霜露無非至教正好想出題箇中

道也者句

須發出關係處道字戒懼慎獨中和位育盡已傳出

便是不可不是不能然跌過道也者三字不可離便不能透為文要在得意正不可不着眼耳

中也者句

本末有不大只拈得天下字大本已道真傳出拈得中也者三字大本盡了了矣即合通章處正自拈盡

君子中庸

正中庸依君子非君子依中庸故君子中庸中間隔不得一字只在正統宗處立論便即着小人便語語合派

君子而時中

時中直是庸字所謂時時合中也君子已說盡戒懼意故而字正須着眼則時中是勘証非跌落若涉變化一語直爲無忌憚開便門矣

用其中於民

其中民之中也何以又曰於民正所謂善與人同舍已從人然民中難用點鐵成金非舜不能又須映帶智字又須是從舜出不從智出斯印合照顧一絲不漏矣

中庸不可能也

看得能字便天命率性直是烟迹故曰不可正教人在戒懼慎獨上求所以作文要得引人意非泪人說話乃爲傳神

故君子和四句

不流乃是和不倚乃是中兩不字具大神力本領學問俱在此要說得堅定不要說得快活正所謂力挽南北者獨字直須傳抑而神情而君子乃爲子路點睛矣

唯聖者能之

聖者正君子高抬君子直爲隱怪作樣子耳須通眞寫出中庸可依隱怪不可索若止認是贊服君子語猶走入痴路

言其上下察也

要模寫徹上徹下較若洋溢意脫爲魚非執爲魚非拈定言字亦非須得其可言不可盡可會不待言方是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察乎天地要與天地之察不同至照造字察照端字不說似兩截方是及其神脉若只在察處說離却夫婦便非若不括盡一章仍非結句

道不遠人

須領盡通章意脉道即子臣等之理人即子臣等之身遠直是高遠說話所謂道在當體正欲人即人體認尤要得指點責成語脉乃爲當家

故君子以人治人

以人治人不遠人以爲道者治字因下改字照上遠

字人若作人已將上不遠人亦可作人已人字乎正

不得顛施己施人支意失本章大主腦處也

忠恕違道節

忠恕非說真心不違道正說人心即是道直是道不

遠人生而試看不願勿施人心外無忠恕正忠恕外

無道不願益遠人為道者不得涉橫逆一語

所求乎臣二句

要認定臣字即此是人即此是則即此是不遠人故

未能只以臣道衡量所謂忠恕也正非泛泛

庸德之行

直要盡出不遠人爲道意庸字正不遠本相若行字重若一語直是行庸德非庸德之行也豈不宜却庸字而通章神脉全失矣

有餘不敢盡

有餘便非則字盡便馳騖遠人不敢直倍加警惕意正不遠人真精神而忠恕所從出者

言顧行二句

言行還相爲則正是不遠顧更是一眼覷定絶無洩

越意只照管得庸字便了若慥行謹一語直是訥言敏行格套何啻千里

君子素其位節

說下何干上句外語脉便不拈合盡下句于上句中語意又似可刪故不順正刷清素位始見辦脫執着俱非須寫其恰適點評神脉斯得之矣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要語語是卑邇語語是高遠更要語語是無卑邇無高遠方不失脩如眞標所以此等題正在口角逗漏

神恰模擬處求之。

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體物正自難說直是無物無鬼神便一語通透。非鬼神則天下無物矣故不可然須在弗見弗聞上方是德字又須說向彰明較著處吸下顯與不可揜意方是論誠不是論鬼神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須體會如此夫諸氣莫作嘆鬼神混過誠爲天道人道總名一部中庸正不出此故只誠見鬼神則可以

鬼神見誠則不可揜是以曰鬼神之爲德

故天之生物二句

天能生物何能爲物究竟物自可爲天特因之故可必也要發出材能造天天不能私材于上見必得于下見受字斯得之矣

夫孝者節

須要認得人字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若曰先人便已死其親亡其親即此便是不孝是以曰志曰事亡活是人字了

分流善繼善述果千百言不盡闡發孝字祇覺一語

此竅以題中兩者字故自爾爾

序事所以辨賢也

賢郎于序事辨之故曰所以須要得胸中境内之象

尊賢使能衆不出此治國作用已並傳出始見題脈

郊祀之禮節

忽添說郊祀正好看達字光景兩所以須發出天地

祖宗一孝流通世守無問故治國如示諸掌明直作

昭明正示字生面乃為達孝

文武之政二句

曰布便纖巨具悉曰在便精神如現曰方策便待人
而行下存字敏字及九經明強等俱已吸盡直發出
責成企望意乃為傳神

脩道以仁

仁外無道以仁須說得渾成透脫方是然道中尋仁
仁亦岐道仁中會道道即是仁弟勿拈作以仁脩道
則無詞不迴透矣

仁者人也四句

人即人存人道兩人字義以補仁仁完而人存人道在是矣兩爲大止親親而道可修尊賢而親可事以犯要爲大非以擴充爲大也從仁側出義從義側歸仁文須還他題面不至倒實作主斯善矣

天下之達道節

須各俐認有一字在道字正好看行字直是德流通于道道流通于家國天下若人人具足在道德字內已有了是以誤認達字便非斂聚精神便是訓詁道德愈模擬愈索然矣

知仁勇句

須括出天下字達字乃選要非先有知等以行道就行之不敝處見知不襍處見仁不息處見勇而在行天下處說故曰達若謂人人俱是前後兩行字神脉全失矣

力行近乎仁

力行便是仁如何曰近正在力行時說首要發出成功一也之意總是說合不是說分更須似帶王語意發行字仁字方不失問政章脉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直是智仁勇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俱在此故各知字同各所以字詞層層拈出非俗層遞進若逐句拈出便非作文須要挈領此類是也

知所以修身二句

于上要得不是起頭語于下要得不是結絶語而起頭結絶處神脉俱在方是得神若単似修身治人語氣將上下盡可例矣此等題所以難也

修身也九句

題說　不一卷

後有所以行之者一此九句各有个一在正須理會至理不可易序不可紊及推合天下國家處亦須着着照管

日省月試二句

題面小却要說在大處題字粗却要說在精處故省試稱事等直須覻定行一關介前脉方是九經方是文武若過貞百工上描畫便非

凡事豫則立

豫是豫个甚麼一便是豫非一更要豫此立即衆九

經所以行方策所以在者則字更要說似斂字意故于立關人存政舉于豫關明善誠身斯得之矣

誠者天之道節

說天道要句句是人說人道要句句是天所謂知之成功一處在此所謂必明必強亦在此若天人兩判何以皆曰誠皆曰道題神題脈胥失矣

誠之者擇善句

兩者字緊相應是論合天非論盡人故擇善固執要說得了當直捷不可說似喫力而吸應自無不如意

以題神固不尔尔也

傳學之節

要說似舉政勿說似講學話頭各傳審等俱要發誠字意所謂求誠以誠也若只模傳審等發揮去誠遠去擇善固執亦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其字與已字不同人物天地俱在正關合天下意盡則無缺陷能盡而須發出本領作用處故非至誠不能須說得要人于誠處求非推尊至誠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猶言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于斯直是贊致曲爲至誠非別取一至誠形容致曲者然須步步踐出致曲隱躍不離更妙

化不但化動變並形著等亦化故人道亦天道矣

善必先知之

須要說得的切可據又要說得明白洞達方是之道可以方是至誠前知

善原自先知安得後善本于誠誠安得不先知故可

必也是以在人曰福在至誠曰善正好看道字所以主張造化正在此若善惡說話及求之善則先意俱非

故至誠如神

神惟誠便能爲禍福誠故神便旋轉造化是以有主誠而神無餘事直在純同處說便一語道透故者先知外無如神也更須說得渾成實際爲是

誠者自成二句

直要發不容談不能已意兩自字便已傳神又須在

誠者處發不俟自成自道處發所誠者便無可見自成自道矣。

誠者物之終始

正所以成物若說似造物模樣便是誠爲物之終始非誠者說話然語氣煞恁自然所謂人道亦天道並下仁智性德等已並傳出故此題要發出誠者實用又要拈得誠者自然斯盡善矣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之正道字正所以誠者貴非貴誠道貴其終始乎

物物者得是故二字纔誠之為貴自無不了了矣

　成巳仁也二句

仁知總從誠來成巳成物總誠者皆須要有兩也字語氣是形容非推原乃爲模神

　性之德二句

性之德亘是天道合外內直是物我渾成正所謂天道人道成巳成物之名不立可也要字字形容不得

時措一語

　故時措之宜也

措不將便不得爲宜所以成物已有時措之宜在此

只指故字作別醒語便是神脉

悠遠則博厚

博厚從悠遠來不從悠遠由須尋至誠直真脉故各

則字同又要久徵高明而後俱照管與帶乃是

博厚所以何

博厚正以載物得名故曰所以非推深說話直要發

得是至誠博厚載物明了了矣

如此者節

其詞

章變成何至誠無息不見等皆誠字誠故無事所謂夫焉有所倚也只要在如此者實實指發直省其贊嘆語非勝深解不見等便一語通透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節

非謂天地盡于一誠正一誠說盡天地故以道言要何何是說天地那何何是說誠若某發一語便走卻章脈矣

其爲物不貳

物字從前數物字來其字直指道字爲正在鼓鑄形

性處說下生字及前覆載底俱在此不貳正誠字須
要得形容至誠意若認真發天地便非

純亦不已

須不訓破純字不已字乃是結語須括盡通章本領
作用乃是結体若只空空咏嘆縱別亦字倍極人巧
于題而近于題脉愈遠矣

洋洋乎發育二節

發育是聖道發育與禮儀等一類正好看聖道行處
若天那聖人单發道字便令通章神脉盡失

故君子尊德

一說尊德性道問學是以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總問學
事都要發得尊德性而道問學不似道問學以尊德
性所以凝且行俱在是矣

敦厚以崇禮

本章禮字所見正須發出聖道大關鍵處
人第于千百處求便是禮非是道君子直于厚處敦
便是道亦是禮敦即凝厚即性崇即尊故用以字方
是尊德性

建諸天地二句

二事中陰陽健順具倫是天地鬼神並在君子身上建與質正所謂本諸身不悖無疑並是徵諸庶民耳若在天地鬼神上討發便愈說愈不透矣

質諸鬼神節

知字要說到實處天人要說到大處可質可俟就中拈出便一語逈透尤須映合本字徵字方為有三重

行而世為天下法

者說世之法君子便稍上焉者世為天下法便仍是

本身徵民意更須說出行的根柢則爲法不說自透
矣

君子未有句

不如此而有譽則蚤矣直是說三重君子那有不如
此而早有譽者是正言非反言更須說譽是徵之象
而本之可見者方是

上律天時

直是仲尼能律非天時是爲仲尼律也所謂先天而
天弗違如以天時作主倒在仲尼一語便天將大而

仲尼小矣

總章擬文武便屬第二段聖人提聖言正是第一則

仲尼不啻文武而君子則于聖人先章細心處正宜

參之

辟如天地二句

要發仲尼不要發天地方是辟如二字載何以又言

持覆何以又言幬恍見大德敦化仲尼集大成處一

並傳出

大德敦化

敦正敦其所流故大德須在小德拈出乃是從祖述
等說仲尼也若不敦則化窮若非敦化更何處覓大
德須得指點形容意斯見題神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所以爲大只此大德仲尼所以爲大須于此中
寫揷照証然得天地似仲尼乃爲寫照若在天地外
補出直是仲尼似天地何啻千里

唯天下至聖節

字字要說得像至聖勿似等閒寬裕等總是聖心流

出容執等總只完个臨字而痛發有字足以字方見
惟與爲能溥博淵泉敬信聲名恍覓傳出始爲天下
至聖若只發臨與容執等是容執已足盡至聖豈非
憒憒

溥博如天

要在溥博發出天來不要以天字發出溥博則實之
法脉自無不合派矣

唯天下至誠句

大經原從誠出故經綸非至誠不能能從誠出能亦

無事是爲有所倚乃是唯字然須見書立本知化又
須別出立本知化斯本節本題真神俱傳矣

知天地之化育

化知致化之化無化做育不出正是誠字至誠直至
此處故能從化育處知不從天地處知也若不拈合
誠字便無透法

夫焉有所倚

曰夫是已道過了焉何等現成蓋天下之倚至誠而
至誠則無所倚所謂誠至則無累若離然爲能更尋

無倚直是未認夫焉二字

肫肫其仁節

是形容非推原亦非贊詠須勿倒插一語勿遺却一二字只要得此字趣便是至誠為能便帶語个中矣

故仲子之道二句

須從懇字領來門然闇固不足擬之曰日章固不足盡之括盡道章本領作用方見懇字力況功大處

知遠之近三句

于遠等知近白又于微處知顯方是終始微闇然

此章週遍無漏故也

詩曰奏假節

賞怒何能盡麼只是有而不恃上下胥化才無言正

是闇然日章處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平天下便的然天下平則闇然須說在篤恭內篤故

有真實作用在更須于上闇得淡簡等于下闇得無

聲臭方是盡頭語脉

學而時習全

各不亦俱在上句內各要發得快活生動時習正終
身做不盡者朋來人不知要皆發時有更可見盡性
至命總不出人情世態中所以爲聖學

君子務本

君子直是仁人本要認孝弟字務不但不分心于他
事併不馳念于爲仁纔爲仁正在孝弟內庶通身全
神不至走漏一絲

孝弟也者二句

仁爲便是論用爲仁直是說本須將戳栽生成一切

收入孝弟本字不說自透所謂爭上流法若一語不渾成使非上節說過便全失也者其與真神矣

吾日三省吾身

要得毋自欺其神原不定何件何時只是無時非省無省非三維日不足與友求諸己一併傳出乃肖

敬事而信

須要透道字敬非以心持非心常存事自不苟信直是渾淪一个至誠者令使粗看事亦淺而字迎吐頓悟須得敬信二字亦合亦分乃是个中

事父母二句

要發刋本領作用處方是題神故能字正婉轉有濟

間視間若處若只一過一致便了便非有學力人

夫子溫良句

須要得形容不盡意然却以夫子照温良等非以温

良等照夫子此際欣洽那在正自不知故曰以得若

用一呆實語便非若失却夫子二字直無處着形容

矣

禮之用章

題說

是重禮非重和只拈用字定發貴字出通章樞紐已

自非然以字美字由字不可字總用字貴字意一語

自到家矣

因不失其親

不失內須發出知人慎擇資論因而何以曰其親須

覷破其何所指親以何念直是君子淡以成正非草

草

貧而無諂全

貧富等都是影子只一知字遞引無盡層層剝換層

昏靈通若弗立身題外題中便無是處第覺應接不暇耳

為政以德節

以德則無政非德矣居所立說聯絡天下之神非說天下吸應之象若一語涉天下便真精神盡失矣

道之以德二句

德禮俱着在君身若一語涉民上仍是政刑故兩以字過真道齊真精神上有好而下有不甚者乎

吾十有五全

終身所能盡不爲志到得不踰時志正未有已也只在三十等說學力不在立等說証俟斯時君眞神筆華傳出矣

君子不器

器正不宜說壞凡有用皆器君子只在德性上做不在伎倆上做所以經濟無窮正在此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正此處証脚變化等意無干

知之爲知之二句

所爲守眞是誨以知之眞工夫處若當念直認正非

子路所難何重不知尤不足爲子路道者是以本題

爲字直憑鄭重而語氣原無側落

多聞闕疑六句

何句要返向裏去何句要說入平常寡尤寡悔直須

發出終身不盡光景乃爲子張對症

言寡尤二句

寡尤寡悔與尤寡悔寡不同直要發出無暇馳騖意

言行二字更須得爲學實地與神止與干祿相反乃

爲得之

君子無所爭

君子正德性學問俱到者一切身世各還以應盡應得非弟謙爭爭亦無所囂凌世界人自搆之耳須剔得所爭乃透

巧笑全

主張原在題外只是聖賢一片素心相印可耳不然論絢論詩何益將禮亦終為逐末者借徑耳

知其說者二句

不知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示字斯字更明

白道破須要得和盤托出意不第以不知知知之不言言之矣

臣事君以忠

忠並是勿欺勿說似事功節義以者要說到夢寐不答自巳處要拈得臣事君三字便忠字易透便見合忠無可以事君如之何語脉意傳矣

子謂韶盡美二句

韶以紹堯得名只在韶字上發出大段精神作用一性融徹通真唐虞際會世界美善便一筆傳出若執

美矣善說韶便非

子謂二字須說出發論關係在作樂者不在樂上又與武王有卬合意方是

仁者安仁二句

是題入手只覺索然將繇不實指約樂仁于何處見安利于何處若手以發出不仁者見爲約樂仁者知者直見爲仁安利便有境可合便是若固有若將終身不曾可以久處光景未有不詘詘快心矣

惟仁者何

仁道以人爲性命以好惡爲本體能正大有作用成就處能守透推字便出又須說得是引人好惡非泛人好惡乃是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

要說出君子只于心境融徹合非于世境爭真妄故不處不去道是無欲無惡又何終食違仁也以此題正仁能化境非以境純仁故爲通章大關鍵語

君子之於天下節

適莫如何能無我何以與比皆緣君子精義入神非

其人則直是楸稷了須痛發君子乃入解入法若跌過上句苟覺緊拈便促則說便脫究竟無一是處正緣不知題耳

君子懷德

懷字虛要拈到實處須發出君子無懷非德便印合下小人等意若單在本題措語則機神盡槁矣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讓在禮中正自分說不得只是我能用禮而讓在是矣何有已早在能字上吸出若實拈何有反令能字

索然耳

參乎吾道全

須是爲下學傳心訣非爲道學立宗門一貫忠恕俱實地指點曾子已得忠恕故以一貫點化門人未能一貫故以忠恕點証各參字吾字夫子曾子門人等皆道字境象若推深一語游移一語俱非

夫子之道二句

欲知曾子何以獨指忠恕當觀夫子何以獨呼曾子聖賢印可正在·當處若謂信口拈來與借忠恕見一

說話直是說夢

見賢思齊節

最要在思字內字思賢以何者賢直于賢處齊之不賢不在顯亦于內地杜之如見賢即欲齊見不賢而泛泛省也無頭學問豈不悞盡天下人

君子欲訥節

直要發出欲字欣洽鼓舞處訥敏正以節其欲而不容已者如知言難行慚及矯言勉行都是無个欲字在

子使漆雕開節

直于仕字求分曉不必于斯字求着落使開仕直是見有信在吾斯直是人信不如自信意悅依舊是悅他能信悅意即使意也

開只言未能信未嘗言不仕直並夫子使與悅俱包在未信一語中矣

吾斯之未能信

未信何曰吾斯未能何曰是能帝王事業聖賢工夫一語道盡開所以可使正不得轉在不仕上乃是

子謂子貢全

如正非如回假合如回回當何如而如回又當何如乎弗如止未有盡息弗如正教以不容盡矣二十關如得此語無深境若拈如字猶是向子貢索解耳

夫子之文章節

可不可晙在學者心中指點正不必爲低昂牽合語只拈若夫子二字便文章非非象性道非玄覺若有字腳得非有長物只有自心領受一法耳若説何可執不可尋何益

十室之邑節

學正以葆忠信只以知不知剔醒喚動若實指丘字

一語便是以己形人遂覺無語不碍手矣

子游爲武城節

二事不必盡滅明而風勵人心挽回世道無大于此

正不得說似近腐樣子可見得人固非人情世態所

可按者

人之生也直

要發出人之生非生人說話正是視聽食息各須有

直字在方不是行尸走肉方爲神脉若謂本直及不滅等反失却門字幸免于意象矣

知之者節

樂遂爲盡頭處使非聖學只要從人得力處點出个中消息令其自揣自討取舍遞換而工夫無已若認真不如務擲便失之遠矣

務民之義

何謂民義民義何以務正是卻字洞悉處直一眼覷定鬼神務字民字方許語入彀

知者動二句

非以知仁爲動靜動正所以爲知者靜正所以爲仁者須恰似水山而山水樂壽無不照應關合乃是

夫仁者節

立達字正君師教養無礙欲立欲達實有本領作用在把要全在己字絜身痛癢與從民衆起見不同耳是教以施濟藥夫仁者三字處處點撥便題神迺現矣

信而好古

直根述字說下信與好正述字神情篤摯處仍須映帶不作意發直是聰明意見都無可用而古固藉以不朽方是聖人之述

默而識之節

默識是悟不厭不倦是修語語要寫得有味何有正悟修眞缺叓要得非聖人不能道意若認眞指何有則癡矣

志於道全

非今日志道明日據德等非一心志道又一心據德

等直是指點學脉志據依游恰有安頓而道德仁藝隨在收爲我有矣方是理學

從吾所好

吾有吾而好在吾有好而從在所守正從從求富指出不必指定若指定反令從字沾滯矣執鞭弟爲求富一念驟日清夜捫心有多少苦難在從吾所好眞是煩惱場中一劑清涼散矣

我非生節

直是夫子不欲以生知誑人非欲以好古自居正須

上句照管得定者字眼應自靈若輕脫上句便神脉
全失矣
說好古句句要似生知句句要不懿朱知始為無上
三人行節
直要發出擇與從改把柄在我處善不善都是借証
所謂能自得師三人行正自可必弟拈得有字我字
便全體通透矣
蓋有不知節
首尾兩知字直要挽到作上知次正非不知從聞見

擇識爲作用便非不知而作者字我字正不必過爲照管反碍題神耳

若聖與仁節

直是聖賢終身于爲誨而不能盡則仁聖在是夫子不可學亦在是矣須吸應虛字處口角宛肖乃爲傳神

任重而道遠

直是以重遠說弘毅若謂以弘毅任重遠及重遠非弘毅不可俱非个中是以此題關會上下寔難。然又

不必關會而自合者

興於詩仝

須發得不棄詩者不遺詩者意乃是對看與立成特

提在上更須不倒折一語自無不入法人解矣

更要發出分領其脈正遞收其益不至有破碎支離

處乃是聖學

篤信好學

所信者正學耳所學何物行著道在篤與好自照下

有道無道危邦亂邦者所謂境不能換而心不可易

若不照顧全脉縱刻畫爲好祇覺懶耳

天下有道則見

見直是取諸懷抱以兼善天下固有不能不著爲功意蓋有道正舍道道字見正是學守扶以行耳所謂聖人通天地徹窮達之學固如此

巍巍乎其有成功節

正要發兩有字乃是堯之爲君處若成功文章則堯所爲者耳巍煥正在爲處說若所爲則累千百言不能盡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正比肩事堯者。舜能有正。是德至處。天下治。已與治天下不同。而天下治正不得多拈治意。以通章神脉。正不在治字上注射也。

固天縱之將聖

固字對又字。縱者不但使之生知安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全要拈將字。直是已然之局可定。將來之局不可定。所謂聖不可知。方逼真妙極形容處

吾有知節

有知便是孑智無知乃爲聖人所謂鑑無相而相照也鄙夫有知便不能問便不可竭須發出其者無我相竭者無留識未問時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時無知以滯彼聖人與鄙夫始各還眞知矣

博我以文二句

要從善誘說博約不可從博約說善誘又要說博約都是借境文禮正非二事只在我字上發當體是夫子意方是悟後嘆語若實居博約等一語便非

譬如爲山節

語語闡發語語點醒方是譬如更須一貫說得猛省吾字說得力量先止後進更抉得有進無止意出斯爲傳神

知者不惑節

非以不惑等盡知者等正以知者等盡不惑等仍須題前題後無不極情盡致若按句鋪敍便不能立身題外正面無得意處也

四書題說一卷終